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一二

16
130
50

12
130
50

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

子部總敘

自六經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其初亦相淆自七
 略區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軋自董仲舒別
 而白之醇駁乃分其中或佚不傳或傳而後莫為
 繼或古無其目而今增古各為類而今合大都篇
 帙繁富可以自為部分者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
 家有農家有醫家有天文算法有術數有藝術有
 譜錄有雜家有類書有小說家其別教則有釋家

所錢文
有物部

1122
1330
A0

有道家敘而次之凡十四類儒家尙矣有文事者
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皋陶則
寇賊姦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
民國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
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繫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爲天
子尙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
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
皆治世者所有事也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
其說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游藝亦學問之

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家
皆小道之可觀者也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
取利用攸資故次以譜錄羣言岐出不名一類總
爲薈粹皆可採摭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分類亦
雜言也舊附於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
所述其事末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弈故次以小說
家以上四家皆攷資參考者也二氏外學也故次
以釋家道家終焉夫學者研理於經可以正天下
之是非徵事於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餘皆雜學

也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雖其閒依草附木不能免門戶之私而數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與經史旁參其餘雖真偽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卽其不合於聖人者存之亦可爲鑒戒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在博收而慎取之爾

子部一

儒家類一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誦法先王務以通經適用

而已無敢自命聖賢者王通教授河汾始摹擬尼山遞相標榜此亦世變之漸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爲兩傳而當時所謂道學者又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時厥後天下惟朱陸是爭門戶別而朋黨起恩讎報復蔓延者垂數百年明之末葉其禍遂及於宗社惟好名好勝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聖門設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錄者大旨以濂洛關閩爲宗而依附門牆藉詞衛道者則僅存其

目金谿姚江之派亦不廢所長惟顯然以佛語
解經者則斥入雜家凡以風示儒者無植黨無
近名無大言而不慙無空談而鮮用則庶幾孔
孟之正傳矣

孔子家語十卷

內府藏本

魏王肅註肅字子雍東海人官至中領軍散騎常
侍事蹟具三國志本傳是書肅自序云鄭氏學行
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
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

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
云云是此本自肅始傳也考漢書藝文志有孔子
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禮樂
記稱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註其詞未聞孔
穎達疏載肅作聖證論引家語阜財解慍之詩以
難康成又載馬昭之說謂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
所見故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
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
序亦王肅自爲也獨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大戴一

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
析而爲篇目其公冠篇載成王冠祝辭內有先帝
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家語止稱王字當以家
語爲正云云今考陛下離顯先帝之光曜已下篇
內已明云孝昭冠辭繩祖誤連爲祝雍之言殊未
之考蓋王肅襲取公冠篇爲冠頌已誤合孝昭冠
辭於成王冠辭故刪去先帝陛下字竄改王字家
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其
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覆考證其出於肅手無

疑特其流傳已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於其中
故自唐以來知其僞而不能廢也其書至明代傳
本頗稀故何孟春所註家語自云未見王肅本王
鏊震澤長語亦稱家語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刪削
惟有王肅註者今本所無多具焉則亦僅見之也
明代所傳凡二本閩徐燏家本中缺二十餘頁海
虞毛晉家本稍異而首尾完全今徐本不知存
佚此本則毛晉所校刊較之坊刻猶爲近古者

矣

荀子二十卷

內府藏本

周荀況撰況趙人嘗仕楚爲蘭陵令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註更名荀子卽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

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爲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

欽定四庫全書卷之十一
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
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
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
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
偽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
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
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
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
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

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其辨白偽
字甚明楊倞註亦曰偽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
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
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真偽之偽
遂譁然掇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
惟未睹其全書卽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
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
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
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

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註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
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
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
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
庭筠之一名岐歟

孔叢子三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曰孔鮒撰所載仲尼而下子上子高子順
之言行凡二十一篇又以孔臧所著賦與書上下
二篇附綴於末別名曰連叢鮒字子魚孔子八世

孫仕陳涉為博士臧高祖功臣孔聚之子嗣爵蓼
侯武帝時官太常其書文獻通考作七卷今本三
卷不知何人所併晁公武讀書志云漢志無孔叢
子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書二十六
篇其獨治篇鮒或稱孔甲意者孔叢子即孔甲盤
孟連叢即孔臧書案漢書藝文志顏師古註謂孔
甲黃帝之史或云夏后孔甲似皆非則孔叢非盤
孟又志於儒家孔臧十篇外詩賦家別出孔臧賦
二十篇今連叢有賦則亦非儒家之孔臧公武未

免附會朱子語類謂孔叢子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謂案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而其書記鮒之沒則又安得以爲鮒撰其說當矣隋書經籍志論語家有孔叢七卷註曰陳勝博士孔鮒撰其序錄稱孔叢家語竝孔氏所傳仲尼之旨則其書出於唐以前然家語出王肅依託隋志旣誤以爲真則所云孔叢出孔氏所傳者亦未爲確證朱

子所疑蓋非無見卽如舜典禮于六宗何謂也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禋所以祭星也雩禘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其說與僞孔傳僞家語竝同是亦晚出之明證也其中第十一篇卽世所傳小爾雅註疏家往往引之然皆在晉宋以後惟公羊傳疏所引賈逵之說謂俗儒以六兩爲鈔正出此書然謂之俗儒則非漢藝文志之

小爾雅矣又水經注引孔叢子曰夫子墓瑩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邱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云云今本無此文似非完帙然其文與全書不類且不似孔氏子孫語或酈道元誤證抑或傳寫有譌以他書誤題孔叢歟

新語二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漢陸賈撰案漢書賈本傳稱著新語十二篇漢書藝文志儒家陸賈二十七篇蓋兼他所論

述計之隋志則作新語二卷此本卷數與隋志合篇數與本傳合似為舊本然漢書司馬遷傳稱遷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楚漢春秋張守節正義猶引之今佚不可考戰國策取九十三事皆與今本合惟是書之文悉不見於史記王充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本亦無其文又穀梁傳至漢武帝時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傳曰時代九相牴牾其殆後人依託非賈

原本歟考馬總意林所載皆與今本相符李善文選註於司馬彪贈山濤詩引新語曰榘梓仆則爲世用於王粲從軍詩引新語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於陸機日出東南隅行引新語曰高臺百仞於古詩第一首引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月於張載雜詩第七首引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以今本核校雖文句有詳略異同而大致亦悉相應似其僞猶在唐前惟玉海稱陸賈新語今存於世者

道基術事輔政無爲資賢至德懷慮纔七篇此本十有二篇乃反多於宋本爲不可解或後人因不完之本補綴五篇以合本傳舊目也今但據其書論之則大旨皆崇王道黜霸術歸本於修身用人其稱引老子者惟思務篇引上德不德一語餘皆以孔氏爲宗所援據多春秋論語之文漢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流傳旣久其真其贗存而不論可矣所載衛公子鱒奔晉一條與三傳皆不合莫詳所本中多闕文亦無可校補所稱文

公種米曾子駕羊諸事劉晝新論馬總意林皆全
句引之知無譌誤然皆不知其何說又據犂噶報
之語訓詁亦不可通古書佚亡今不盡見闕所不
知可也

新書十卷

通行本

漢賈誼撰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崇文
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
志皆九卷別本或爲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
無九卷之說蓋校刊隋書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

反據今本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
怪也然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
實五十五篇已非北宋本之舊又陳振孫書錄解
題稱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
第十一卷中今本雖首載過秦論而末無弔湘賦
亦無附錄之第十一卷且併非南宋時本矣其書
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
而加以標題殊脅亂無條理朱子語錄曰賈誼新
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

金定四庫全書目錄卷九十一
一
誼一雜記彙耳中間事事有些個陳振孫亦謂其
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今考
漢書誼本傳贊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
世事者著於傳應劭漢書註亦於過秦論下註曰
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則本傳所載皆五十八篇所
有足爲顯證贊又稱三表五餌以係單于顏師古
註所引賈誼書與今本同又文帝本紀註引賈誼
書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亦與今本同則今
本卽唐人所見亦足爲顯證然決無摘錄一段立

一篇名之理亦決無連綴十數篇合爲秦疏一篇
上之朝廷之理疑誼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爲五
十八篇之一後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
諸篇離析其文各爲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
餽釘至此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僞朱子以爲雜記
之彙固未核其實陳氏以爲決非誼書九非篤論
也且其中爲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
韓詩外傳然如青史氏之記具載胎教之古禮修
政語上下兩篇多帝王之遺訓保傅篇容經篇竝

敷陳古典具有源本其解詩之騶虞易之潛龍亢
龍亦深得經義又安可盡以淺駁不粹目之哉雖
殘闕失次要不能以斷爛棄之矣

鹽鐵論十二卷

內府藏本

漢桓寬撰寬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時舉爲郎官至
廬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
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請罷鹽鐵權酤與御史大
夫桑宏羊等建議相詰難寬集其所論爲書凡六
十篇篇各標目實則反覆問答諸篇皆首尾相屬

後罷權酤而鹽鐵則如舊故寬作是書惟以鹽鐵
爲名蓋惜其議不盡行也書末雜論一篇述汝南
朱子伯之言記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等六
十餘人而最推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於桑宏羊
車千秋深著微詞蓋其著書之大旨所論皆食貨
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稱六經故諸史皆列之儒家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改隸史部食貨類中循名而
失其實矣明嘉靖癸丑華亭張之象爲之註雖無
所發明而事實亦粗具梗概今竝錄之以備考核

焉

新序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漢劉向撰向字子政初名更生以父任為輦郎歷
官中壘校尉事蹟具漢書本傳案班固漢書藝文
志稱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
圖也隋書經籍志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唐書藝文
志其目亦同曾鞏校書序則云今可見者十篇鞏與歐
陽修同時而所言卷帙懸殊蓋藝文志所載據唐時全
本為言鞏所校錄則宋初殘闕之本也晁公武謂

曾子固綴輯散逸新序始復全者誤矣此本雜事
五卷刺奢一卷節士二卷善謀二卷即曾鞏校定
之舊崇文總目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閒事以今考
之春秋時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大抵採百家傳
記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太史公
書互相出入高似孫子略謂先秦古書甫脫燼劫
一入向筆採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
黜異端以為漢規監者盡在此書固未免推崇已
甚要其推明古訓以衷之於道德仁義在諸子中

猶不失爲儒者之言也葉大慶考古質疑摘其昭
奚恤對秦使者一條所稱司馬子反在奚恤前二
百二十年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在奚恤前一百三
十年均非同時之人又摘其誤以孟子論好色好
勇爲對梁惠王皆切中其失至大慶謂黍離乃周
詩新序誤云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而作
則殊不然向本學魯詩而大慶以毛詩繩之其不
合也固宜是則未考漢儒專門授受之學矣

說苑二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漢劉向撰是書凡二十篇隋唐志皆同崇文總目云今
存者五篇餘皆亡曾鞏校書序云得十五篇於士
大夫家與舊爲二十篇晁公武讀書志云劉向說
苑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
諫法誠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談叢雜言辨物
修文爲目陽嘉四年上之闕第二十卷曾子固所
得之二十篇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今
本第十法誠篇作敬慎而修文篇後有反質篇陸
游渭南集記李德芻之言謂得高麗所進本補成

完書則宋時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見也其書皆錄遺聞佚事足爲法戒之資者其例略如詩外傳葉大慶考古質疑摘其趙襄子賞晉陽之功孔子稱之一條諸御已諫楚莊王築臺引伍子胥一條晏子使吳見夫差一條晉太史屠餘與周桓公論晉平公一條晉勝智氏後闔閭襲郢一條楚左史倚相論越破吳一條晏子送曾子一條晉昭公時戰邲一條孔子對趙襄子一條皆時代先後邈不相及又介子推舟之僑竝載其龍蛇之歌而之僑

事尤舛黃朝英細素雜記亦摘其固桑對晉平公論養士一條新序作舟人古乘對趙簡子又楚文王爵筦饒一條新序作楚其王爵筦蘇二書同出向手而自相矛盾殆摭拾眾說各據本文偶爾失於參校也然古籍散佚多賴此以存如漢志河閒獻王八篇隋志已不著錄而此書所載四條尙足見其議論醇正不愧儒宗其他亦多可採擇雖閒有傳聞異詞固不以微瑕累全璧矣

法言集註十卷

通行本

次定河間金言集註十卷

子部 儒家類一

十七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註雄有方言光有易說皆已著錄考漢書藝文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註曰法言十三雄本傳具列其目曰學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淵騫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凡所列漢人著述未有若是之詳者蓋當時甚重雄書也自程子始謂其曼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蘇軾始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至朱子作通鑑綱目始書莽

大夫揚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爲儒者所輕若北宋之前則大抵以爲孟荀之亞故光作潛虛以擬太元而又採諸儒之說以註此書考自漢以來有侯芭註六卷宋衷註十三卷李軌解一卷辛德源註二十三卷又有柳宗元註宋咸廣註吳祕註至光之時惟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祕之註尙存故光哀合四家增以己意原序稱各以其姓別之然今本獨李軌註不署名餘則以宗元曰咸曰祕曰光曰爲辨蓋傳刻者所改題也舊本十三篇之序

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知書序爲僞孔傳所移詩序爲毛公所移乃謂子雲親旨反列卷末甚非聖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

潛夫論十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漢王符撰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後漢書本傳稱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途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二十餘篇以議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

號曰潛夫論今本凡三十五篇合敘錄爲三十六篇蓋猶舊本卷首讚學一篇論勵志勤修之旨卷末五德志篇述帝王之世次志氏姓篇考譜牒之源流其中卜列相列夢列三篇亦皆雜論方技不盡指陳時政范氏所云舉其著書大旨爾符生卒年月不可考本傳之末載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里符往謁見事規解官歸里據本傳在延熹五年則符之著書在桓帝時故所說多切漢末弊政惟桓帝時皇甫規段熲張奐諸人屢與羌戰而其

救邊邊議二篇乃以避寇爲憾殆以安帝永初五年嘗徙安定北地郡順帝永建四年始還舊地至永和六年又內徙符安定人故就其一鄉言之耶然其謂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宏農爲邊宏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則灼然明論足爲輕棄邊地之炯鑒也范氏錄其貴忠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入本傳而字句與今本多不同晁公武讀書志謂其有所損益理或然歟范氏以符與王充仲長統同傳韓愈因

作後漢三賢贊今以三家之書相較符書洞悉政體似昌言而明切過之辨別是非似論衡而醇正過之前史列之儒家斯爲不愧惟賢難篇中稱鄧通吮癰爲忠於文帝又稱其欲昭景帝之孝反以結怨則紕謬最甚是其發憤著書立言矯激之過亦不必曲爲之諱矣

申鑒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漢荀悅撰悅有漢紀已著錄後漢書荀淑傳稱悅侍講禁中見政移曹氏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

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通見政體既成奏上帝覽而善之其書見於隋經籍志唐藝文志者皆五卷卷爲一篇一曰政體二曰時事皆制治大要及時所當行之務三曰俗嫌皆機祥讖緯之說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則皆泛論義理頗似揚雄法言後漢書取其政體篇爲政之方一章時事篇正當主之制復內外註記二章載入傳中又稱悅別有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今竝不傳惟所作漢紀及此書尙存於世漢紀文約事詳足稱良史而此

書剖析事理亦深切著明蓋由其原本儒術故所言皆不詭於正也明正德中吳縣黃省曾爲之註凡萬四千餘言引據博洽多得悅旨其於後漢書所引閒有同異者亦竝列其文於句下以便考訂然如政體篇真實而已句今本後漢書實作定不肅而治句今本後漢書治作成而省曾均未之及則亦不免於偶疎也

中論二卷

通行本

漢徐幹撰幹字偉長北海劇人建安中爲司空軍

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事蹟附見魏志王粲傳
故相洽稱爲魏人然幹歿後三四年魏乃受禪不
得遽以帝統予魏陳壽作史託始曹操稱爲太祖
遂併其僚屬均入魏志非其實也是書隋唐志皆
作六卷隋志又註云梁目一卷崇文總目亦作六
卷而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竝作二卷
與今本合則宋人所併矣書凡二十篇大都闡發
義理原本經訓而歸之於聖賢之道故前史皆列
之儒家曾鞏校書序云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及

觀貞觀政要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今
書獨闕又考之魏志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
乃知館閣本非全書而晁公武又稱李獻民所見
別本實有復三年制役二篇李獻民者李淑之字
嘗撰邯鄲書目者也是其書在宋仁宗時尚未盡
殘闕鞏特據館閣不全本著之於錄相洽旣久所
謂別本者不可復見於是二篇遂佚不存又書前
有原序一篇不題名字陳振孫以爲幹同時人所
作今驗其文頗類漢人體格知振孫所言爲不誣

惟魏志稱幹卒於建安二十二年而序乃作於二十三年二月與史頗異傳寫必有一譌今亦莫考其孰是矣

傅子一卷 永樂大典本

晉傅元撰元字休奕北地人官至司隸校尉封鶉觚子晉書本傳稱元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別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元初作內篇成以示司空王沈沈與元書曰省足下所著書

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揚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傅子一百四十卷馬總意林亦同是唐世尚為完本宋崇文總目僅載二十三篇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史藝文志僅載有五卷其後惟九表遂初堂書目尚見其名元明之後藏書家遂不著錄蓋已久佚今檢永樂大典中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咸在謹探掇哀次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

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祿曰禮樂曰貴教曰檢商
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
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曲制曰信直曰
矯違曰問刑曰安民曰法刑曰平役賦曰鏡總敘
篇目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法刑本屬一
篇永樂大典誤分為二耳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
可考謹依文編綴總為一卷其有永樂大典未載
而見於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別為
附錄繫之於後晉代子家今傳於世者惟張華博

物志于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稽含草木狀戴凱
之竹譜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經後人竄改已
非原書草木狀竹譜記錄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
又多道家詭誕之說不能悉軌於正獨元此書所
論皆關切治道闡啟儒風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
視論衡昌言皆當遜之殘編斷簡收拾於闕佚之
餘者尚得以考見其什一是亦可為寶貴也

中說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舊本題隋王通撰唐志文中子中說五卷通考及

玉海則作十卷與今本合凡十篇未附序文一篇
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時錄唐太
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一篇通弟績與陳叔達書一
篇又錄關子明事一篇卷末有阮逸序又有福時
貞觀二十三年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嘗辨通以
開皇四年生李德林以開皇十一年卒通方八歲
而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事
關朗以太和丁巳見魏孝文帝至開皇四年通生
已相隔一百七年而有問禮於朗事薛道衡以仁

壽二年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卽位始召還又隋
書載道衡子收初生卽出繼族父儒及長不識本
生而有仁壽四年通在長安見道衡道衡語其子
收事洪邁容齋隨筆又辨唐書載薛收以大業十
三年歸唐而世家有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共
語事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辨唐會要載武德元
年五月始改隋太興殿爲太極殿而書中有隋文
帝召見太極殿事皆證以史傳牴牾顯然今考通
以仁壽四年自長安東歸河汾卽不復出故世家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
亦云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而周公篇內乃云子
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阮逸註曰太樂之署煬
帝將遊江都作此曲隋書職官志曰太常寺有太
樂署是通於大業末年復至長安矣其依託謬妄
亦一明證考楊炯集有王勃集序稱祖父通隋秀
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
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諡之曰文中子炯爲其孫作
序則記其祖事必不誤杜牧樊川集首有其甥裴
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

而興乎二語亦與今本相合知所謂文中子者實
有其所謂中說者其子福郊福時等纂述遺言
虛相夸飾亦實有其書第當有唐開國之初明君
碩輔不可以虛名動又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諸
人老師宿儒布列館閣亦不可以空談惑故其人
其書皆不著於當時而當時亦無斥其妄者至中
唐以後漸遠無徵乃稍稍得售其欺耳宋咸必以
爲實無其人洪邁必以爲其書出阮逸所撰誠爲
過當講學家或竟以爲接孔顏之傳則慎之甚矣

據其偽迹炳然誠不足採然大旨要不甚悖於理
且摹擬聖人之語言自揚雄始猶未敢冒其名摹
擬聖人之事蹟則自通始乃併其名而僭之後來
聚徒講學釀為朋黨以至禍延宗社者通實為之
先驅坤之初六履霜堅冰姤之初六繫於金柅錄
而存之亦足見儒風變古其所由來者漸也

帝範四卷

永樂大典本

唐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文皇帝御撰以賜太子者
也新舊唐書皆云四卷晁公武讀書志僅載六篇

陳振孫書錄解題亦題曰一卷此本載永樂大典
中凡一十二篇首尾完具後有元吳萊跋謂征雲
南夔夷時始見完書考其事在泰定二年蓋此書
南宋佚其半至元乃復得舊本故明初轉有全文
也唐書藝文志載有賈行註而舊唐書敬宗本紀
稱寶歷二年祕書省著作郎韋公肅註是書以進
特賜錦綵百匹是唐時已有二註今本註無姓名
觀其體裁似唐人註經之式而其中時稱楊萬里
呂祖謙之言蓋元人因舊註而補之其詞雖不免

允贅而援引頗為詳洽足資參考惟傳寫多所脫
誤謹旁考諸書一一釐訂各附案語於下方仍依
舊史釐為四卷以復其舊焉

續孟子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唐林慎思撰慎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進士
十一年又中宏詞拔萃魁授祕書省校書郎興平
尉尋除尚書水部郎中守萬年縣令黃巢之亂抗
節不屈死崇文總目及鄭樵通志藝文略皆載是
書二卷與今本合崇文總目載慎思之言曰孟子

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
因傳其說演而續之今觀其書十四篇大抵因孟
子之言推闡以盡其義獨其不自立論而必假借
姓氏類乎莊列之寓言又如與民同樂本莊暴齊
王之事而移於隔章之樂正子魯君義頗無取然
其委曲發明亦時有至理不可廢也昔揚雄作太
元以擬易王通作中說以擬論語儒者皆有僭經
之譏蔡沈作洪範九疇數

御纂性理精義亦以其僭經斥之不錄慎思此書頗蹈此

弊然唐時孟子不號為經故馬總意林與諸子之書竝列而韓愈亦與荀揚竝稱固不能以後來論定之制為慎思責矣

伸蒙子三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唐林慎思撰前有慎思自序曰舊著儒範七篇辭艱理僻不為時人所知復研精覃思一旦齋沐禱心靈是宵夢有異焉明日召著祝之得蒙之觀曰伸蒙人觀通明之象也因自號伸蒙子又曰嘗與二三子辨論興亡敷陳古今編成上中下三卷愧

里辨三篇象三才敘天地人之事澤國紀三篇象

三人敘君臣人之事

按唐人避太宗諱故以君臣民為君臣人

時喻二

篇象二教敘文武之事今觀其書上卷設為干祿先生知道先生求己先生問答中卷設為宏文先生如愚子盧乳子問答下卷則自抒己說惟上卷喻時一篇釋仲尼小天下之義詞不近理其餘皆持論醇正非唐時天隱無能諸子所可彷彿崇文總目列之儒家蓋為不忝惟其所列六人之名書干祿為岸祿書知道為泐澗書求己為硃砮書宏

文為弼較書如愚為耒耨書盧乳為甌裝而各註所以增改偏芻之故皆怪而近妄是則好奇之過矣

素履子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唐張弧撰以履道履德履忠履孝等名分目凡十四篇其書新唐書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尤袤遂初堂書目皆未著錄惟鄭樵藝文略宋史藝文志有之蓋其詞義平近出於後代不能與漢魏諸子抗衡故自宋以來不甚顯於世

宋濂作諸子辨亦未之及然其援引經史根據理道要皆本聖賢垂訓之旨而歸之於正蓋亦儒家者流也弧唐書無傳宋晁說之學易堂記謂世所傳子夏易傳乃弧偽作舊題其官為大理評事而里貫已不可考藝文略宋志皆作一卷今本三卷殆後人所分析歟

家範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光有易說已著錄是書見於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者卷目俱與此相合蓋猶原本首

載周易家人卦辭及節錄大學孝經堯典詩思齊篇語以爲全書之序其後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雜探史事可爲法則者亦間有光所論說與朱子小學義例差異而用意略同其節目備具簡而有要似較小學更切於日用且大旨歸於義理亦不似顏氏家訓徒揣摩於人情世故之間朱子嘗論周禮師氏云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觀於是編猶可見一代偉人修己型家之梗概也

帝學八卷

內府藏本

宋范祖禹撰祖禹有唐鑑已著錄是書元祐初祖禹在經筵時所進皆纂輯自古賢君迨宋祖宗典學事蹟由伏羲迄宋神宗每條後閒附論斷自上古至漢唐二卷自宋太祖至神宗六卷於宋諸帝敘述獨詳蓋亦本法祖之意以爲啟迪也祖禹初侍哲宗經幄因夏暑罷講卽上書論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而力陳宐以進學爲急又歷舉人主正心修身之要言甚切至史稱其在邇英時

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又稱其長於勸講平生論諫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今觀此書言簡義明敷陳剴切實不愧史臣所言雖哲宗惑於黨論不能盡用祖禹之說終致更張初政國是混淆而祖禹忠愛之忱惓惓以防微杜漸為念觀於是書千載猶將見之矣

儒志編一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宋王開祖撰開祖字景山永嘉人皇祐五年進士

試祕書省校書郎佐處州麗水縣既而退居郡城東山設塾授徒年僅三十二而卒其著作亦多湮沒是編乃其講學之語舊無刊本據其原序乃明王循守永嘉時始為蒐訪遺佚編輯成帙因當時有儒志先生之稱故題曰儒志編然考宋史藝文志儒家類中有王開祖儒志一卷則非循之所輯或原本殘闕循為釐訂而刻之歟其書久湮復出真偽雖不可考然當時濂洛之說猶未大盛講學者各尊所聞孫復號為名儒而尊揚雄為模範司

馬光三朝耆宿亦疑孟子而重揚雄開祖獨不涉
岐趨相與講明孔孟之道雖其說輾轉流傳未必
無所附益而風微人往越數百年官是士者猶為
掇拾其殘帙要必有所受之固異乎王通中說出
於子孫之夸飾者矣循字進之休甯人宏治丙辰
進士官至順天府通判所著有仁峯集今未見傳
本不知存佚惟此書尚行於世云

案以上諸儒皆在濂洛未出以前其學在於
修己治人無所謂理氣心性之微妙也其說
不過誦法聖人未嘗別尊一先生號召天下
也中惟王通師弟私相標榜而亦尚無門戶
相攻之事今併錄之以見儒家之初軌與其
漸變之萌蘖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

番禺潘壽彭初校
南海潘繼李覆校

次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

子部 儒家類一

三五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二

子部二

儒家類二

太極圖說述解一卷通書述解一卷西銘述解一卷河南

巡撫採進本

明曹端撰端字正夫號月川澠池人永樂戊子舉人官霍州學正後改蒲州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史稱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為要讀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

甄皆穿蓋明代醇儒以端及胡居仁薛瑄爲最而端又開二人之先是編箋釋三書皆抒所心得大旨以朱子爲歸而太極圖末附載辨戾一條乃以朱子所論太極陰陽語錄與註解互異而考定其說蓋註解出朱子之手而語錄則門人之所記不能無譌端得於朱子者深故能辨別微茫不冒雷同附和所由與依草附木者異也前有端自序作於宣德戊申惟論太極圖說及以詩贊辨戾附末之意而不及西銘卷末有正德辛未黎堯卿跋始

兼西銘言之通書前後又有孫奇逢序及跋跋但言通書而序則言澠池令張燦合刻三書蓋堯卿始以太極圖說西銘合編燦又增以通書也據端本傳其書本名釋文所註孝經乃名述解此本亦題曰述解不知何人所改刊版頗拙惡排纂亦無體例每句皆以正文與註連書字畫大小相等但以方匡界正文每句之首尾以爲識別殊混淆難讀今離而析之使註與正文別行以便省覽焉

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宋張載撰考載所著書見於宋史藝文志者有易說三卷正蒙十卷經學理窟十卷文集十卷虞集作吳澄行狀稱嘗校正張子之書以東西銘冠篇正蒙次之今未見其本此本不知何人所編題曰全書而止有西銘一卷正蒙二卷經學理窟五卷易說三卷語錄鈔一卷文集鈔一卷又拾遺一卷又採宋元諸儒所論及行狀等作為附錄一卷共十五卷自易說西銘以外與史志卷數皆不相符又語錄文集皆稱曰鈔尤灼然非其完帙蓋後人

選錄之本名以全書殊為乖舛然明徐時達所刻已屬此本嘉靖中呂柟作張子鈔釋稱文集已無完本惟存二卷康熙己亥朱軾督學於陝西稱得舊橐於其裔孫五經博士繩武家為之重刊勘其卷次篇目亦即此本則其來已久矣張子之學主於深思自得本不以著作繁富為長此本所錄雖卷帙無多而去取謹嚴橫渠之奧論微言其精英業已備採矣

註解正蒙二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二

三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二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正蒙一書
張子以精思而成故義博詞奧註者多不得其涯
涘又章句既繁不允偶有出入或與程朱之說相
牴牾註者亦莫知所從不敢置議光地是書疏通
證明多闡張子未發之意又於先儒互異之處如
太虛之說與周子太極不同清神濁形之分爲程
子所議太極陰陽爲三之說啟胡氏三角太極之
學地有升降一條黃瑞節以爲執四遊舊說又如
六經之中釋孟子之過化爲不滯於物釋中庸之

敦化爲體厚用神釋易繼善爲不已其善釋論語
上智下愚爲習成釋中庸仁者爲生安智者爲學
利釋論語空空無知爲無思無爲釋易蒙以養正
爲養蒙以_全釋論語先進後進爲急行緩行洋洋
盈耳爲樂失其次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句以共
字屬下釋好勇疾貧章二亂字爲迷繆釋易險阻
爲聖德之高堅釋論語素絢後素二素字異義釋
詩勿剪勿拜爲拜跪之拜棠棣爲文王之詩而周
公有所加晨風爲勞而不休釋禮禘祫之義牽用

註疏舊說殤祭之義又改易舊說皆一一別白是非使讀者曉然不疑於明以來諸家註釋之中可謂善本矣

正蒙初義十七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有四書參註已著錄是編詮釋正蒙於性理大全所收集釋補註集解外取明高攀龍徐德夫

國朝冉覲祖李光地張伯行之註列程朱諸說之後竝採張子經學理窟語錄性理拾遺三書相發明

者附錄之而各以己見參訂於後其大旨謂張子見道原從儒釋異同處入故其言太虛皆與釋氏對照又謂太虛有三義又謂程朱多不滿此書太虛二字然晰其本旨殊塗同歸正不必執程朱諸論以詆之又謂詩箋書序禮疏舊說張子所用為多今人習見習聞皆程朱遺澤遂詫而怪之但當分別讀之不宜橫生訾議論皆持平頗能破門戶之見其謂張子自註惟見於參兩神化至當三十樂器者各一見於王禘者五乾稱者四諸本或以

集釋誤爲自註又謂十七篇爲蘇昞所傳張子手
定李光地本多割裂其辨析皆爲不苟至所稱張
伯行註出於他人之假名非所自著云得諸伯行
面言亦足資考訂也

一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宋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自程
子既歿以後所傳語錄有李籲呂大臨謝良佐游
酢蘇昞劉絢劉安節楊迪周孚先張繹唐棣鮑若
兩鄒柄暢大隱諸家頗多散亂失次且各隨學者

之意其記錄往往不同觀尹焞以朱光庭所鈔伊

川語質諸伊川伊川有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

彼意耳之語則程子在時所傳已頗失其真

案此
事見

朱子後
序中故朱子語錄謂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

簡李端伯語宏肆永嘉諸公語絮也是編成於乾
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舊本復以類訪求附益略
據所聞歲月先後編第成爲二十五卷又以行狀
之屬八篇爲附錄一卷語錄載陳淳問第九卷介
甫言律一條何意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

偶有此條遂漫載之又鄭可學問遺書有古言乾
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卻主張是自然
之理又有一段卻不取又晦菴文集內有答呂伯
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
草紙鈔出逐條略著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
暗地刪卻久遠卻惑人云云今觀書內如劉安節
所錄謹禮者不透須看莊子一條語涉偏矯則註云
別本所增又暢大隱所記道豈可離而不可離一
條純入於禪則註云多非先生語其去取亦深為

不苟矣考文獻通考載遺書卷目與此本同而黃
震日鈔所載則至十七卷而止與此互異又震所
載遺書卷目呂與叔東見錄及附東見錄均次為
第二卷而此本則次附東見錄為第三卷殆傳本
有異同歟至附錄中年譜一篇朱子自謂實錄所
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震則謂
朱子訪其事於張繹范槭孟厚尹焞而成蓋朱子
舉其引證之書震則舉其參考之人各述一端似
矛盾而非矛盾也

二程外書十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編次之成於乾道癸巳六月在遺書之後五年後序稱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於是取諸人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二篇以為外書凡採朱光庭陳淵李參馮忠恕羅從彥王蘋時紫芝七家所錄又胡安國游酢家本及建陽大全集印本三家又傳聞雜記自王氏塵史至孔文仲疏凡一百五

十二條均採附焉其語皆遺書所未錄故每卷悉以拾遺標目其稱外書者則朱子自題所謂取之之雜或不能審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審取者是也中間傳聞異辭頗不免於叢脞如程氏學拾遺卷內以望道未見為望治道太平一條黃震日鈔謂恐於本文有增又時氏本拾遺卷內以老子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之說為是一條震亦謂其說殊有可疑蓋皆記錄既繁自不免或失其本旨要其生平精語亦多散見於其中故但分別

存之而不能盡廢如呂氏童蒙訓記伊川言僧家
讀一卷經要一卷經道理受用儒者讀書都無用
處一條又明道至禪寺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
代威儀盡在是一條朱子語錄嘗謂其記錄未精
語意不圓而終以其言足以警切學者故竝收入
傳聞雜記中無所刊削其編錄之意亦大略可見
矣

二程粹言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楊時撰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熙甯九年進

士官至國子祭酒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讀
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卒諡文靖事
蹟具宋史本傳時始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
甚歡明道沒又見伊川於洛南渡以後朱子及張
栻等皆誦說程氏屹然自闢一門戶其源委脈絡
實出於時是書乃其自洛歸閩時以二程子門人
所記師說採撮編次分爲十篇朱子嘗稱明道之
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尤耐
咀嚼然當時記錄既多如遺書外書雅言師說雜

說之類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
爲增損尤不免牴牾雜朱子嘗欲刪訂爲節本
而未就世傳張栻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
惟時師事二程親承指授所記錄終較剽竊販鬻
者爲真程氏一家之學觀於此書亦可云思過半
矣

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宋劉敞撰敞有春秋傳已著錄是編題曰弟子記
者蓋託言弟子之所記而文格古雅與敞所註春

秋詞氣如出一手似非其弟子所能故晁公武讀
書志以爲敞自記其回答之言當必有據也公武
又稱書中於王安石楊慥之徒書名王深甫歐陽
永叔之徒書字以示褒貶今考公武所說亦大概
以意推之卽如王回一人論四岳薦鯀一條論聖
人一條則書其名論秦伯一條論晉武公一條則
書其字是於褒貶居何等乎且其書固多攻王氏
新學而亦兼寓鍼砭元祐諸賢之意故其言曰淫
聲出乎律呂而非所以正律呂也小道生乎仁義

金匱要略卷之十二
而非所以明仁義也又曰八音不同物而同聲同聲乃和賢能不同術而同治同治乃平又曰忘情者自以爲達悖情者自以爲難直情者自以爲真三者異趨而同亂又曰學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詢也又曰智不求隱辨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又曰無爲而治者因堯之臣襲堯之俗用堯之政斯孔子謂之無爲也又曰夫賢者爲人所能爲而已矣人所不能爲賢者不爲也又曰君子恥過而欲改之小人恥過而欲遂

之君子欲善而自反小人欲善而自欺又曰矜小名以售大僞飾小廉以鉤大利者惟鉅孱爾蓋是時三黨交訐而做獨蕭然於門戶之外故其言和平如是至於稱老子之無爲則爲安石之新法發辨孟子之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爲安石之自命聖人發其說稍激則有爲言之者也又王守仁謂無善無惡者性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用明人斷斷辨正稱爲衛道今觀是書乃知王安石先有是說做已辭而闢之是其發明正學又在程朱之前其

或謂仁義禮智不若道之全一條謂道固仁義禮智之名仁義禮智弗在焉安用道亦預杜後來狂禪之弊所見甚正徒以獨抱遺經澹於聲譽未與伊洛諸人傾意周旋故講學家視爲異黨抑之不稱耳實則元豐熙寧間卓然一醇儒也其書宋時蜀中有刻版乾道十年豫章謝諤得之於劉文濬付三衢江溥重刊淳熙元年趙不黯又於敞從曾孫子和及子和從叔椿家得二舊本校正舛脫就江本改刻十八頁補三百七十字此本卽從不黯

所刻鈔出者末有諤溥不黯三跋證以永樂大典所引一一符合知爲原書亦可謂罕覩之笈矣敞墓誌及宋史本傳俱稱弟子記五卷讀書志則作一卷蓋南宋之初已病其繁碎合併爲一今以篇頁稍多釐爲四卷以酌其中又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極沒要緊一卷註曰卽劉原父弟子記也考浙江所進遺書有極沒要緊一卷亦題公是先生撰其文皆採掇郭象莊子註語似出依託與此顯爲二書今別存其目於道家中庶真贋不相淆焉

節孝語錄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徐積撰積字仲車山陽人登進士第元祐初以
薦授揚州司戶參軍為楚州教授歷和州防禦推
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
士事蹟具宋史卓行傳是書為其門人江端禮所
錄文獻通考載一卷與今本合其中說經之條如
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謂偏當音徧言開徧而復
合今考禮二名不偏諱註徧讀為徧則徧徧二字
原相通然以釋徧其反而則曲說矣其釋春秋王

申御廩災乙亥嘗謂說者皆言先言御廩災是火
災之餘而嘗志不敬其實曾子問言天子諸侯之
祀遇日食火災喪服則皆廢祀今御廩災則嘗可
廢而不廢是為不敬何必謂火災之餘而嘗今考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乃廢祭他火災不
廢也積概言火災則廢反斥公穀二傳亦殊失經
意他若以論語三嗅為三嘆謂春秋西狩獲麟重
書僭狩非禮不重書獲麟亦皆穿鑿至於商論古
人推揚雄而譏賈誼至以陳平為秦漢以來第一

人殊乖平允而誤解禮記葬欲速朽以近世用厚棺爲非尤爲紕繆然積篤於躬行粹於儒術所言皆中正和平無宋代刻核古人之習大致皆論事論人無空談性命之說蓋猶近於古之儒家焉

儒言一卷

永樂大典本

朱晁說之撰說之字以道鉅野人少慕司馬光之爲人光晚號迂叟說之因自號曰景迂元豐五年進士蘇軾以著述科薦之元符中以上書八邪等靖康初召爲著作郎試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建

炎初擢徽猷閣待制高宗惡其作書非孟子勒令致仕是書已編入景迂生集然晁公武讀書志已別著錄蓋當時亦集外別行也公武以是書爲辨王安石學術違僻而作今觀所論大抵新經義及字說居多而託始於安石之廢春秋公武所言良信然序稱作於元默執徐實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在崇寧二年安石配享孔子後故其中孔孟一條名聖一條祀聖一條皆直斥其事則實與紹述之徒辨非但與安石辨也又不奪一條心迹一條及

流品以下凡數條併兼斥安石之居心行事亦非
但爲學術辨也當紹述之說盛行而侃侃不撓誠
不愧儒者之言至於因安石附會周禮而詆周禮
因安石尊崇孟子而抑孟子則有激之談務與相
反惟以恩怨爲是非殊不足爲訓蓋元祐諸人實
有負氣求勝攻訐太甚以釀黨錮之禍者賢智之
過亦不必曲爲諱也取其大旨之正可矣

童蒙訓三卷

兩淮鹽政
探進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錄是書其家

塾訓課之本也本中北宋故家及見元祐遺老師
友傳授具有淵源故其所記多正論格言大抵皆
根本經訓務切實用於立身從政之道深有所裨
中間如申顏李潛田腴張琪侯無可諸人其事蹟
史多失傳賴此猶可以考見大略固不僅爲幼學
啟迪之資矣考朱子荅呂祖謙書有舍人丈所著
童蒙訓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之語此本無之
其他書所引論詩諸說亦皆不見於書內故何焯
跋疑其但節錄要語而成已非原本然刪削舊文

不過簡其精華除其枝蔓何以近語錄者全存近
詩話者全汰以意推求殆洛蜀之黨既分傳是書
者輕詞章而重道學不欲以眉山緒論錯雜其
閒遂刊除其論文之語定爲此本歟其書初刊
於長沙又刊於龍溪譌舛頗甚嘉定乙亥婺州守
邱壽雋重校刊之有樓昉所爲跋後紹定己丑眉
山李稟守郡得本於提刑呂祖烈復鋟本於玉山
堂今所傳本卽明人依宋槧翻雕行款字畫一仍
其舊最爲善本今亦悉從之焉

省心雜言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李邦獻撰邦獻懷州人太宰邦彥之弟官至直
敷文閣是書在宋有臨安刊本題爲林逋撰或又
以爲尹焞所撰至宋濂跋其書則謂逋固未嘗著
焞亦因和靖之號偶同而誤皆非其實而王昉所
編朱子語錄續類內有省心錄乃沈道原作之文
必有所據當定爲沈本陶宗儀說郛錄其數條仍
署爲林逋所作迄無定論今考永樂大典具載是
書共二百餘條蓋依宋時槧本全帙錄入前有祁

寬鄭望之沈潛汪應辰王大實五序後有馬藻項
安世樂章三跋并有邦獻孫耆岡及四世孫景初
跋三首皆謂此書邦獻所作者岡且言曾見手槁
而辨世所稱林逋之非其說出於李氏子孫自屬
不誣又考王安禮爲沈道原作墓誌具列所著詩
傳論語解等書竝無省心雜言之名足證確非道
原作宋濂遽因朱子語錄定爲道原其亦考之未
審矣其書切近簡要質而能該於範世勵俗之道
頗有發明謹釐正舛誤定爲李氏之書而考證其

異同如右

上蔡語錄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曾恬胡安國所錄謝良佐語朱子又爲刪定者
也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
京師召對忤旨出監西京竹木場復坐事廢爲民
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恬字天隱溫陵人安國有春
秋傳已著錄是書成於紹興二十九年朱子年三
十歲監潭州南岳廟時生平論著此爲最早據朱
子後序稱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二篇皆曾天隱所

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
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荅下篇四十
九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
定著爲二篇視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或失本旨
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輒
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
章別爲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云云是朱子於此
書芟蕪特嚴後乾道戊子重爲編次益以良佐與
安國手簡數條定爲今本又作後記稱胡憲於呂

祖謙家得江民表辨道錄見所刪五十餘章首尾
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果爲江氏所著非謝氏
之書則去取亦爲精審觀語錄稱某二十年前得
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
同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原
看時不同則精思熟讀研究至深非漫然而定也
良佐之學以切問近思爲要其言論閎肆足以啟
發後進惟才高意廣不無過中之弊故語錄云看
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

龜山下梢皆入禪學去又云上蔡觀復齋記中說道理皆是禪底意思又云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也是合下見得不周遍差了其論皆頗以良佐近禪爲譏然爲良佐作祠記則又云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尤得明道教人之綱領乃深相推重蓋良佐之學醇疵相半朱子於語錄舉其疵於祠記舉其醇似矛盾而非矛盾

也合而觀之良佐之短長可見矣

袁氏世範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袁采撰案衢州府志采字君載信安人登進士第三宰劇邑以廉明剛直稱仕至監登聞鼓院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采嘗宰樂清修縣志十卷王圻續文獻通考又稱其令政和時著有政和雜志縣台小錄今皆不傳是編卽其在樂清時所作分睦親處已治家三門題曰訓俗府判劉鎮爲之序始更名世範其書於立身處世之道反覆詳盡所以

砥礪末俗者極爲篤摯雖家塾訓蒙之書意求通俗詞句不免於鄙淺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覽者易知易從固不失爲顏氏家訓之亞也明陳繼儒嘗刻之祕笈中字句譌脫特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宋本互相校勘補遺正誤仍從文獻通考所載勒爲三卷云

延平荅問一卷附錄一卷

浙閩總督採進本

宋朱子撰程子之學一傳爲楊時再傳爲羅從彥又再傳爲李侗侗字愿中延平其所居也侗於朱

子爲父執紹興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歲將赴同安主簿任往見侗於延平始從受學紹興三十年冬同安任滿再見侗僅畱月餘又閱四載而侗沒計前後相從不過數月故書札往來問荅爲多後朱子輯而錄之又載其與劉平甫二條以成是書朱子門人又取朱子平昔論延平語及祭文行狀別爲一卷題曰附錄明非朱子原本所有也後侗裔孫棟初別掇拾侗之諸文增入一卷改題曰延平文集且總題曰朱子所編殊失其舊今仍錄原

本而葆初竄亂之本別存目於集部焉

近思錄十四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宋朱子與呂祖謙同撰案年譜是書成於淳熙二
年朱子年四十六矣書前有朱子題詞曰淳熙乙
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畱
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嘆其廣大宏
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
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云云是
其書與呂祖謙同定朱子固自著之且併載祖謙

題詞又晦菴集中有乙未八月與祖謙一書又有
丙申與祖謙一書戊戌與祖謙一書皆商榷改定
近思錄灼然可證宋史藝文志尙竝題朱熹呂祖
謙類編後來講學家力爭門戶務黜厥說而定一
尊遂沒祖謙之名但稱朱子近思錄非其實也書
凡六百六十二條分十四門實爲後來性理諸書
之祖然朱子之學大旨主於格物窮理由博反約
根柢六經而參觀百氏原未暖暖姝姝守一先生
之言故題詞有曰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誠得此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二
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止則非纂集此書之意然則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爲限亦豈教人株守是編而一切聖經賢傳束之高閣哉又呂祖謙題詞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

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騫高遠躡等凌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藥連篇累牘動談未有天地以前者矣其集解則朱子歿後葉采所補作淳祐十二年采官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時嘗齋進於朝前有進表及自序采字仲圭號平巖建安人其序謂悉本朱子舊註參以升堂紀聞及諸儒辨論有略闕者乃出臆說又舉其大旨著於各

卷之下凡閱三十年而後成云

近思錄集註十四卷

編修徐天
柱家藏本

國朝茅星來撰星來字豈宿烏程人康熙間諸生按朱子近思錄宋以來註者數家惟葉采集解至今盛行星來病其粗率膚淺解所不必解而稍費擬議者則闕又多彼此錯亂字句譌舛因取周張二程全書及宋元近思錄刊本參校同異凡近刻舛錯者悉從朱子考正錯簡之例各註本條之下又薈粹眾說參以己見爲之支分節解於名物訓詁考證尤詳更以伊洛淵源錄所載四

子事蹟具爲箋釋冠於簡端謂之附說書成於康熙辛丑有星來自序又有後序一篇作於乾隆丙辰去書成時十五年蓋殫一生之精力爲之也其後序有曰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而言程朱之學者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不復以通經學古爲事蓋嘗竊論之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譬則操權度以平百貨之輕重長短者也微權度則貨之輕重長短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故欲求

程朱之學者其必自馬鄭諸傳疏始愚於是編備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彼空疎寡學者無得以藉口云云其持論光明洞達無黨同伐異爭名求勝之私可謂能正其心術矣

近思錄集註十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近思錄雖成於淳熙二年其後又數經刪補故傳本頗有異同至各卷之中惟以所引之書爲先後而未及標

立篇名則諸本不殊至淳祐閒葉采纂爲集解尙無所竄亂於其閒明代有周公恕者始妄加分析各立細目移置篇章或漏落正文或淆混註語謬誤幾不可讀永以其貽誤後學因仍原本次第爲之集註凡朱子文集或問語類中其言有相發明者悉行採入分註或朱子說有未備始取葉采及他家之說以補之閒亦附以己意引據頗爲詳洽蓋永邃於經學究心古義穿穴於典籍者深雖以餘力爲此書亦具有體例與空談尊朱子者異也

雜學辨一卷附記疑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朱子撰以斥當代諸儒之雜於佛老者也凡蘇軾易傳十九條蘇轍老子解十四條張九成中庸解五十二條呂希哲大學解四條皆摘錄原文各為駁正於下末有乾道丙戌何鎬跋鎬字叔京何兌之子丙戌為乾道二年朱子三十七歲監獄廟家居時也記疑一卷前有朱子題詞稱偶得雜書一冊不知何人所記懼其流傳久遠上累師門云云蓋程子門人記錄師說附以己意因而流入二

氏者亦摘錄而與之辨凡二十條其書作於淳熙二年丙申三月朱子方在婺源距作雜學辨時十年矣後人附刻雜學辨後以類相從今亦仍舊本錄之焉

小學集註六卷

通行本

宋朱子撰明陳選註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廣東布政使追贈光祿寺卿諡恭愍事蹟具明史本傳朱子是書成於淳熙丁未三月凡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

欽定四庫全書
嘉言曰善行考晦菴集中有癸卯與劉子澄書蓋
編類此書實託子澄其初有文章一門故書中稱
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一篇已自多了敘古蒙求
亦太多兼與澀難讀非啟蒙之具卻是古樂府及
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又有乙巳與子澄書
稱小學見比修改凡定著六篇云云是淳熙十二
年始改定義例又越二年乃成也案語類陳淳錄
曰或問小學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
眾人編類偶闕此爾又黃義剛錄曰曲禮外言不

入於閩內言不出於閩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
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謂
據此則編類不止子澄一人而於兩錄又可見古
人著書得其大者小小處亦不屑尋究其說最確
後人或援引古書證其疎略或誤以一字一句皆
朱子所手錄遂尊若六經皆一偏之論也選註爲
鄉塾訓課之計隨文衍義務取易解其說頗爲淺
近然此書意取啟蒙本無深奧又雜取文集子史
不盡聖言註釋者推衍支離務爲高論反以晦其

本旨固不若選之所註猶有裨於初學矣是書自
陳氏書錄解題卽列之經部小學類考漢書藝文
志以弟子職附孝經而小學家之所列始於史籀
終於杜林皆訓詁文字之書今案以幼儀附之孝
經終爲不類而入之小學則於古無徵是書所錄
皆宋儒所謂養正之功教之本也改列儒家庶幾
協其實焉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

內府藏本

宋咸淳庚午導江黎靖德編初朱子與門人問答

之語門人各錄爲編嘉定乙亥李道傳輯廖德明
等三十二人所記爲四十三卷又續增張洽錄一
卷刻於池州曰池錄嘉熙戊戌道傳之弟性傳續
蒐黃榦等四十二人所記爲四十六卷刊於饒州
曰饒錄淳祐己酉蔡杭又裒楊方等二十三人所
記爲二十六卷亦刊於饒州曰饒後錄咸淳乙丑
吳堅採三錄所餘者二十九家又增入未刊四家
爲二十卷刊於建安曰建錄其分類編輯者則嘉
定己卯黃士毅所編凡百四十卷史公說刊於眉

州曰蜀本又淳祐王子王似續編四十卷刊於徽
州曰徽本諸本既互有出入其後又翻刻不一譌
舛滋多靖德乃哀而編之刪除重複一千一百五
十餘條分爲二十六門頗清整易觀其中甚可疑
者如包揚錄中論胡子知言以書爲溺心志之大
弊之類概爲刊削亦深有功於朱子靖德目錄後
記有曰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
不似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而況後之書
乎觀其所言則今他書間傳朱子之語而不見於

語類者蓋由靖德之刪削鄭任鑰不知此意乃以
四書大全所引不見今本語類者指爲或問小註
之證其亦不考之甚矣

戒子通錄八卷 永樂大典本

宋劉清之撰清之字子澄號靜春臨江人紹興二
年進士光宗時知袁州宋史本傳稱其生平著述
甚多是書其一也其書博採經史羣籍凡有關庭
訓者皆節錄其大要至於母訓閭教亦備述焉史
稱其甘貧力學博極羣書故是編採摭繁富或不

免於冗雜然其隨事示教不憚於委曲詳明雖瑣語碎事莫非勸戒之資固不以過多為患也元虞集甚重其書嘗勸其後人刻諸金谿後崔棟復為重刻顧自宋以來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惟文淵閣書目載有二冊亦無卷數外閒傳本尤稀今謹據永樂大典所載約略篇頁釐為八卷所引諸條原本於標目之下各粗舉其人之始末其中閒有未備者今竝為考補增註以一體例惟自宋以前時代錯出頗無倫次蓋一時隨手摘錄未經

排比之故今亦姑存其舊焉

知言六卷附錄一卷

永樂大典本

宋胡宏撰宏有皇王大紀已著錄是編乃其論學之語隨筆劄記屢經改訂而後成呂祖謙嘗以為勝於正蒙然宏之學本其父安國安國之學雖出於楊時而又兼出於東林常總總嘗謂本然之性不與惡對言安國沿習其說遂以本然者與善惡相對者分成兩性宏作此書亦仍守其家傳其所謂性無善惡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

異情指名其體曰性指名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則心矣云云朱子力詆其非至作知言疑義與呂祖謙及宏門人張栻互相論辨卽栻亦不敢盡以其師說爲然其論治道以井田封建爲必不可廢亦泥古而流於迂謬然其他實多明白正大足以闡正學而闢異端朱子亦嘗稱其思索精到處殊不可及固未以一二瑕疵盡廢其書也自元以來其書不甚行於世明程敏政始得舊本於吳中後坊賈遂有刊版然明人傳刻古書好意爲竄亂

此本亦爲妄人強立篇名顛倒次序字句舛謬全失其真惟永樂大典所載尙屬宋槧原本首尾完備條理釐然謹據其章目詳加刊正以復其舊其朱子語錄各條亦仍依原本別爲附錄一卷繫之於末以備考證焉

明本釋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劉荀撰荀東平人尙書左僕射摯之孫書中所稱先文肅公卽謂摯也孝宗時嘗知盱眙軍其事蹟則不可考矣是書乃其講學之語大旨謂致力

當求其本因舉其切要者二十三條各為標目而著論以發明之論所不盡者又自為之註中多稱引元祐諸人程門諸子及同時胡宏張九成朱子之言持論頗醇正其文率詳明愷切務達其意而止北宋諸名臣之言行出處亦附註焉蓋黨籍子孫尊其先世之舊聞也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載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但載荀所撰建炎德安守禦錄而是書亦略焉惟明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有之蓋其書在宋不甚顯

至元明閒始行於世也楊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二卷劉荀撰然永樂大典所載實皆題曰明本釋疑其書原名明本或後人因其註而增題釋字歟

少儀外傳二卷

水樂大典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書末有雲谷胡巖起跋及其弟祖儉後序丹陽譚元獻嘗刻之於學宮歲久散佚久無刊本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此本載永樂大典中尙端末完整無所譌闕今仍釐為二卷以還其舊其書為訓課幼學

而設故取禮記少儀為名然中間雜引前哲之懿
行嘉言兼及於立身行己應世居官之道所該繁
富不專於灑埽進退之末節故命之曰外傳猶韓
嬰引事說詩自題曰外傳云爾呂本中舊有童蒙
訓皆自為誥誡之語此書則採輯舊文體例近朱
子小學小學盛行於世童蒙訓亦有刊本而此書
湮沒不彰蓋書之傳不傳亦有幸不幸焉未可以
是定優劣也永樂大典別載辨志錄二卷亦題呂
祖謙撰其文全與此同蓋一書二名編纂者不出

一手因而兩收今附著於此不復重錄其文亦不
復別存其目焉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宋呂祖謙門人雜錄其師之說也前有祖謙從子
喬年題記稱先君嘗所哀輯不可以不傳故今仍
據舊錄頗附益次比之喬年為祖謙弟祖儉之子
則蒐錄者為祖儉喬年又補綴次第之矣凡易說
二卷詩說拾遺一卷案詩說獨曰拾遺以祖謙著有家塾讀詩記也周禮
說一卷禮記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卷史

說一卷雜說二卷皆冠以門人集錄字明非祖謙所手著也祖謙初與朱子相得後以爭論毛詩不合遂深相排斥黎靖德所編語類以論祖謙兄弟者別爲一卷第一百二十二卷其中論祖謙者凡三十一條惟病中讀論語一條稍稱其善答項平甫書與曹立之書一條稱編其集者誤收他文其餘三十條於其著作詆繫詞精義者二詆讀詩記者二詆大事記者五詆少儀外傳者一詆宋文鑑者五詆東萊文集者三其餘十一條則皆詆其學問如云

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盡在於巧又云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卻不仔細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粗著眼又云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卻不甚理會又云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可謂抵隙攻瑕不遺餘力托克托等修宋史因置祖謙儒林傳中使不得列於道學呂喬年記亦稱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祖謙無恙時嘗以其多舛戒無傳

習殆亦陰解朱子之說欲歸其失於門人也然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同定近思錄使預聞道統之傳當其牴牾以後則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語類載李方子所記云伯恭更不教人讀論語而此書第六卷為門人集錄論語說六十八條又何以稱焉道學之譏儒林也曰不聞道儒林之譏道學也曰不稽古斷斷相持至今未已夫儒者窮研經義始可斷理之是非亦必博覽史書始可明事之得失古云博學反約不云

未博而先約朱氏之學精矣呂氏之學亦何可盡廢耶

曾子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汪暉編暉字處微績溪人是書成於慶元嘉泰閒咸淳十年其孫夢斗與子思子同獻於朝得贈通直郎考漢志載曾子十八篇隋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亦載曾子二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二卷十篇稱即唐本高似孫子略稱其與大戴禮四十九篇五十八篇及雜見小戴記者無異

同後人掇拾以爲之陳振孫書錄解題併稱有慈湖楊簡註是宋時原有曾子行世殆倬偶未見故輯爲此書凡十二篇仲尼閒居第一明明德第二養老第三周禮第四有子問第五喪服第六中關第七第八晉楚第九守業第十二省身第十一忠恕第十二明明德獨標云內篇養老以下皆標外篇而仲尼閒居篇不言內外疑本有內篇字而傳寫佚之也其第一篇卽孝經而削去經名別爲標目未免自我作古第二篇卽大學考自宋以前有子

思作大學之傳而無曾子作大學之說歸之曾子已屬疑似又改其篇目與前篇武斷亦同至外篇十篇亦往往割裂經文以就門目如曾子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孔疏曰此一節論出師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蓋首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論其常也師行無遷主又籌其變也二問相承義實相濟故孔疏通爲一節今割古者師行無遷主至蓋貴命也入周禮篇割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至老聃云入喪服

篇文義殆為乖隔若云以其文有涉喪服是以分屬則周禮篇內又明載三年之喪弔乎數節為例尤屬不純然漢本久逸唐本今亦未見先賢之佚文緒論頗可借此以考見則過而存之猶愈於過而廢之矣卷首冠以夢斗進表稱有暉自序而此本佚之僅有元汪澤民俞希魯翟思忠明朱文選序四篇明詹潢後序一篇皆合二書稱之蓋暉本編為一部也今以前代史志二子皆各自為書故分著於錄焉

子思子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汪暉編考晁公武讀書志載有子思子七卷暉蓋亦未見其本故別作是書凡九篇內篇天命第一鳶魚第二誠明第三外篇無憂第四胡母豹第五喪服第六魯繆公第七任賢第八過齊第九其割裂中庸別列名目與曾子載孝經大學同又暉輯曾子用朱子改本大學至孔叢子一書朱子反覆辨其偽而暉採之獨多已失鑒別又往往竄亂原文如孔叢子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註曰雜者

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雜說不存焉此書引之改曰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則與子思答義全不相貫孔叢子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教究理不以疑此書引之聖字下多一區字疑字上多一物字又孔叢子云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此書引之進瞻作進善輕改舊文均失先儒詳慎之道且與曾子所引均不著其出典亦非輯錄古書之體較薛據孔子集語蓋瞠乎後矣特以書中所錄雖真贗互見然多先賢之格言故雖編次

踏駁至今不得而廢焉

邇言十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劉炎撰炎字子宣括蒼人是書分十二章曰成性存心立志踐行天道人道君道臣道今昔經範習俗志見其立言醇正篤實而切於人情近於事理無迂闊難行之說亦無刻核過高之論如曰井田封建成之非一日其壞也亦非朝夕之故不必泥其制也能存其意亦可以為治矣又曰或問節義之士如之何而黨錮曰自取之也君子百是必

有一非小人百非必有一是天下士至不少矣豈必登龍仙舟者皆賢不在此選者皆不肖耶更相題表自立禍的者也有人豈能禍之哉又曰或問學聖賢之道者其流亦有偏乎曰近聞之真公學而至之烏得偏學而不至雖孔孟門人不能無偏能溯其源歸於正矣不然毫釐之差其謬逾遠是足爲學二程而不至者之戒也如此之類皆他儒者心知其然而斷不出之於口者炎獨筆之於書可謂光明磊落無纖毫門戶之私矣此本爲嘉靖已

丑光澤王所刊考明史諸王世表光澤王寵讓以成化二十三年封嘉靖二十五年薨己丑爲嘉靖八年當卽寵讓前有梅南生序稱得鈔本於棠陵方思道梅南生卽寵讓別號也又有嘉泰甲子炎自序嘉定壬午真德秀後序嘉定癸未葉克跋書中君道篇第一條第二條習俗篇第十一條志見篇第九條寵讓俱註有脫誤今無別本可校亦仍其舊又經籍篇唐無全史一條中亦有譌脫寵讓未註今補註之經籍篇第二條下有夾註止菴曰

一段駁尊揚雄陶潛蘇軾而抑屈原之非其言有理亦併附錄考寵灑序末有私印曰止菴則此註亦寵灑所加矣

木鐘集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陳埴撰埴字器之永嘉人嘗舉進士授通直郎致仕其學出於朱子永樂中修五經大全所稱潛室陳氏即埴也是編雖以集爲名而實則所作語錄凡論語一卷孟子一卷六經總論一卷周易一卷尙書一卷毛詩一卷周禮一卷禮記一卷春秋

一卷近思雜問一卷史一卷其說大學中庸列禮記之中蓋其時四書章句集註雖成猶私家之書未懸於國學之功令故仍從古本史論惟及漢唐則伊洛之傳不以史學爲重偶然及之非專門也其體例皆先設問而答之故卷首自序謂取禮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義名曰木鐘刊帙久佚明宏治十四年溫州知府鄧淮始得舊本重刊自第五卷至十一卷皆題曰某卷下疑或各佚其上半卷而核其所列則書始二典詩始比興

賦春秋始隱元年近思雜問始理氣史始漢皆不似尙有前文惟周禮不始天官而始府史禮記不始曲禮而始王制似有所佚然府史之名先見於序官而王制亦禮記第三篇卽從此託始亦無不可宋本旣不可見姑闕所疑焉可矣

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續集二十二

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初刻於正德辛巳有楊一清序但稱先儒所輯再刻於萬歷丙午有朱吾弼序但

稱爲董崇相家藏本亦不能指作者何人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則載是書爲馬季機編所列前集後集續集之目亦皆相合乾隆乙未南昌楊雲服重刻程恂序之稱爲宋滕珙編考滕珙字德章號蒙齋婺源人淳熙十四年進士官合肥令與兄璘俱遊朱子之門朱子銘其父墓稱二子皆有聲州縣閒又稱珙廷對甚佳蓋亦新安高弟也今觀是書取朱子語錄文集分類編次前集皆論學後集皆論古續集則兼二集所遺而補之每一論必先著

其緣起次標其立論之意條分縷析條理秩然視他家所編經世大訓之類或簡而不詳或繁而少緒者迥乎不同卽不出於拱手要非學有淵源者不辨也惟是朱子平生學問大端具見於此而獨以經濟爲名殆不可曉卽以開卷一篇論之太極無極有何經濟可言耶其門目亦太煩碎多不應分而分之前集尤甚亦爲一瑕讀者取其宏旨可耳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真德秀撰德秀有四書集編已著錄是書因大學之義而推衍之首曰帝王爲治之序帝王爲學之本次以四大綱曰格物致知曰正心誠意曰修身曰齊家各繫以目格物致知之目四曰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正心誠意之目二曰崇敬畏戒逸欲修身之目二曰謹言行正威儀齊家之目四曰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中惟修身一門無子目其餘分子目四十有四皆徵引經訓參證史事旁採先儒之論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

發明之大旨在於正君心肅宮闈抑權倖蓋理宗雖浮慕道學之名而內實多欲權臣外戚交煽為姦卒之元氣凋弊閱五十餘年而宋以亡德秀此書成於紹定二年而進於端平元年皆陰切時事以立言先去其有妨於治平者以為治平之基故大學八條目僅舉其六然自古帝王正本澄源之道實亦不外於此若夫宰馭百職綜理萬端常變經權因機而應利弊情偽隨事而求其理雖相貫通而為之有節次行之有實際非空談心性即可

坐而致者故邱濬又續補其闕也

讀書記六十一卷

江西巡撫探進本

宋真德秀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謂西山讀書記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史格言而述以己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故載於文獻通考者僅三十九卷今世所傳明時舊刊本甲丁二記卷數與書錄解題合中多乙記二十二卷前有開慶元年德秀門人湯漢序稱讀書記惟甲乙丁為成書甲丁二記

先刊行乙記上卽大學衍義久進於朝其下未及繕寫而德秀沒漢從其子仁夫鈔得釐爲二十二卷而刊之福州據此則丙記原書本闕乙記爲湯漢所續刊振孫惟見初行之本故止於甲丁二記也甲記自論天命之性至論鬼神各分標目前有綱目一篇具詳論次先後之旨乙記載虞夏以來名臣賢相事業略仿編年之體前亦有綱目一篇謂訖於五閏而書中至唐李德裕而止蓋撰次未完者丁記上卷皆論出處大義下卷分處貧賤處

患難處生死安義命審重輕諸目與上卷互相發明德秀大學衍義羽翼聖經此書又分類詮錄自身心性命天地五行以及先儒授受源流無不臚晰名言緒論徵引極多皆有裨於研究至於致治之法衍義所未及詳者則於乙記中備著其事古今興衰治忽之故亦犁然可睹在宋儒諸書之中可謂有實際者矣

心經

一卷

安徽巡撫探進本

宋真德秀撰是編集聖賢論心格言而以諸家議

論爲之註末附四言贊一首端平元年顏若愚錄於泉州府學有跋一首稱其築室粵山之下雖晏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淳祐二年大庾令趙時棣又以此書與政經合刻前有德秀門人王邁序云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徽禁中端平乙未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咨夔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真某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爲之序其見重也如此文獻通考作心經法語與書錄解題相合蓋一書而二名耳明程敏政嘗爲作註而疑其中有

引及真西山讀書記者非德秀之原文殆後人又有所附益非舊本也

政經一卷

安徽巡撫探進本

宋真德秀撰採典籍中論政之言列於前而以行政之蹟列於後題曰傳以別之末附當時近事六條謂之附錄其後載德秀帥長沙咨呈又知泉州軍事時勸諭文帥長沙時勸民間置義倉文帥福州曉諭文諸篇蓋後人所益如心經之引讀書記耳德秀雖自命大儒斷不敢以己之條教題曰經

也案宋史道學傳德秀任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復立惠民倉置社倉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黷貨蓋德秀立朝日淺其政績多在居外任時故畱心民瘼著爲此編其門人王邁序謂先生再守溫陵日著政經考德秀再守泉州在理宗紹定五年蓋晚年之作邁又言趙時棣爲法曹朝夕相與遂得此經實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必盡見之書錄解題載心經而不及此書豈心經行世早而此書

晚出歟抑或德秀名重好事者依託之也真偽既不可詰而其言能不悖於儒者故姑與心經竝存焉

項氏家說十卷附錄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項安世撰安世有周易玩辭已著錄此蓋其讀經史時條記所得積以成編者也案嘉定辛未樂章撰周易玩辭後序曰項公昔忤權臣擯斥十年杜門卻掃足跡不涉戶限耽思經史專意著述成書數篇迨兵端既開邊事告急被命而起獨當一

面外禦憑陵內固根本成就卓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其當慶元中得罪時謫居江陵杜門潛心起居不出一室送迎賓友未嘗踰闕諸書皆有論說然則是書乃慶元閒斥居江陵時所作也安世學有體用通達治道而說經不尙虛言其訂覈同異考究是非往往洞見本原迥出同時諸家之上是書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十卷附錄四卷又別出孝經說一卷中庸說一卷書錄解題竝同自明初以來其本久佚今惟散見永樂大典各韻內核其

所載多兼及說經說事說政說學等篇名而逐條又各有標題其原書體例約略可見篇帙亦尙多完善謹依類排纂經則案各經之文次之卷一卷二竝易說卷三書說卷四詩說卷五周禮卷六禮記卷七論語孟子等是爲說經篇凡七篇其八九十三卷則先以說事篇次說政篇次說學篇雖原目無存未必悉符其舊然陳振孫言是書有云九經皆有論著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政學則序次大致當亦不甚懸殊振孫又云附錄孝經中庸詩

篇次邱乘圖則各為一書重見諸類似附錄之四卷本分為四種單行而復取以附於家說後也今檢永樂大典但有孝經說中庸臆說二書而詩篇次邱乘圖未經收入疑當時即已散佚無可考補謹據其存者仍合為附錄二卷次之於末以略還原書之舊焉

先聖大訓六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編蒐輯孔子遺言排比成五十五篇而各為之註錢時作簡行

狀曰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刊論別誣萃成六卷而為之解即此書也簡之學出陸九淵其嘉泰二年擬陛辭劄子稱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嘉定三年面對稱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案此據孔叢子之文其實尚書大傳先有此言不云孔子偽撰孔叢子者劄劄其文駕言先聖耳謹附訂於此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為無非變化無思無為而

萬物畢照考其立言宗旨已開新會餘姚之派故
註是書往往借以抒發心學未免有所牽附然秦
漢以來百家詭激之談緯候怪誕之說無一不依
託先聖爲重龐雜蕪穢害道滋深學者愛博嗜奇
不能一一決擇也簡此書削除僞妄而取其精純
刊落瑣屑而存其正大其閒字句異同文義舛互
亦皆參訂斟酌歸於一是較之薛據集語頗爲典
核求洙泗之遺文者固當以是爲驪洲矣

黃氏日鈔九十五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宋黃震極震有古今紀要已著錄是書本九十七
卷凡讀經者三十卷讀三傳及孔氏書者各一卷
讀諸儒書者十三卷讀史者五卷讀雜史讀諸子
者各四卷讀文集者十卷計六十八卷皆論古人
其六十九卷以下凡奏劄申明公移講義策問書
記序跋啟祝文祭文行狀墓誌著錄者計二十九
卷皆所自作之文其中八十一卷八十九卷原本
併闕其存者實九十五卷也震與楊簡同鄉里簡
爲陸氏學震則自爲朱氏學不相附和是編以所

讀諸書隨筆劄記而斷以己意有僅摘切要數語者有不摘一語而但存標目者併有不存標目而採錄一兩字者大旨於學問排佛老由陸九淵張九成以上溯楊時謝良佐皆議其雜禪雖朱子校正陰符經參同契亦不能無疑於治術排功利詆王安石甚力雖朱子謂周禮可致太平亦不敢遽信其他解說經義或引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諸家亦不堅持門戶之見蓋震之學朱一如朱之學程反復發明務求其是非中無所得而徒

假借聲價者也

北溪字義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陳淳撰淳字安卿號北溪龍溪人嘉定十年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此編爲其門人清源王雋所錄以四書字義分二十有六門每拈一字詳論原委旁引曲證以暢其論初刻於永嘉趙氏又有清漳本刻於宋淳祐間卽九華葉信原本也舊版散佚明宏治庚戌始重刻復有四明豐慶本增減互異近惟桐川施氏

本為較詳然亦有大全所引而施氏本未收者此本乃

國朝顧秀虎校正諸本之異同復取散見於他書者錄為補遺一卷又附以嚴陵講義四條曰道學體統曰師友淵源曰用工節目曰讀書次第乃淳嘉定九年待試中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延講郡庠時作也考淳同時有程端蒙者亦撰性理字訓一卷其大旨亦與淳同然書頗淺陋故趙汭汪德懋性理字訓疑問書案汭東山集誤作性理字義稱其為初學

者設今惟錄淳此書而端蒙之書則始附存其日焉

準齋雜說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吳如愚撰如愚字子發錢塘人少以父蔭補承信郎監福州連江商稅再調常熟解職歸嘉熙二年以丞相喬行簡奏薦改授承信郎差充祕閣校勘三疏辭免特轉秉義郎與祠其仕履見於館閣續錄及趙希弁讀書附志而宋史不為立傳故行實不概見今考徐元杰樸菴集有所作如愚行狀

臚載事蹟極詳大略言如愚孝友忠恕安貧樂道
理明行修凡所著述於學問自得甚深別有易詩
書說大學中庸論孟及陰符經解諸種竝佚不傳
此書亦久無行世之本獨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尙
得四十餘篇大抵皆研究理學之文元杰又稱如
愚早年畱心清淨之教凡三四年旣而幡然盡棄
所學刻意講道是如愚學術其初亦稍涉於禪悅
其解大學格物以正爲訓明王守仁傳習錄所謂
格物如孟子格君心之格其說實創於如愚似欲

毅然獨行一家之言者然如愚平日嘗稱寒乎天
地者皆實理行乎萬世者皆實用惟盡心知性則
實理融而實用貫其用功致力實以體用兼備爲
主而不墮於虛無故其剖析義理如天理人欲之
辨三畏四勿之論無不發揮深至於宋末諸儒中
所造較爲平實元杰又言永嘉陳昉親炙不倦得
所著述退輒錄之刻爲一編臨川羅愚復刊於廣
右漕臺所傳益廣蓋是編卽昉所輯久經刊布在
當時甚重其書今檢行狀載如愚別有踐形踐迹

諸說已不在永樂大典中則所錄亦不免闕佚然
崖略具存謹編次成帙釐爲二卷猶可考見其概
焉

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熊節編熊剛大註節字端操建陽人官至通直
郎知閩清縣事剛大亦建陽人受業於蔡淵黃榦
嘉定中登進士自稱覺軒門人掌建安書院朱文
公諸賢從祀祠其仕履則不可考註中稱邇年皇
上親洒白鹿洞規以賜南康則理宗時人也節受

業於朱子是書採摭有宋諸儒遺文分類編次首
列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涑水考亭遺像竝傳
道表派次贊次訓次戒次箴次規次銘次詩次賦
次序次記次說次錄次辨次論次圖次正蒙次皇
極經世次通書次文而以七賢行實終焉其列司
馬光一人與後來講學諸家持論迥異考朱子於
紹熙五年冬築竹林精舍率諸生行舍菜之禮於
先聖先師以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集
中載其祝文有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

則同歸之語則朱子序列學統本自有光後來門戶日分講學者乃排而去之節親受業於朱子故猶不敢恣爲高論也所錄之文亦以七賢爲主而楊時羅仲素范浚呂大臨蔡元定黃榦張栻胡宏真德秀所作亦閒及焉其上及范質者以朱子作小學嘗錄其詩笏及蘇軾者則以司馬光行狀之故非因軾也明永樂中詔修性理大全其錄諸儒之語皆因近思錄而廣之其錄諸儒之文則本此書而廣之併其性理之名似亦因此書之舊是其

文雖習見固亦作樂者之葦籥造車者之椎輪矣剛大所註蓋爲訓課童蒙而設淺近之甚殊無可採以其原附此書以行姑竝錄之以存其舊焉

東宮備覽六卷

浙江吳玉璣家藏本

宋陳模撰模字中行泉州永春人慶元二年進士嘉泰二年除祕書省正字三年兼國史院編修官開禧三年又兼實錄院檢討官嘉定二年除校書郎仍兼檢討其歷官始末見於館閣續錄中是書乃其爲正字時所上取經史舊文有關於訓儲者

彙成一編凡分二十條曰始生曰入學曰立教曰
師傅曰講讀曰宮僚曰擇術曰廣誨曰謹習曰主
器曰正本曰問安曰友悌曰戒逸曰崇儉曰辨分
曰正家曰規諫曰幾諫曰監國支分縷析節次詳
明前有進書表一篇敘一篇又有上宰相劄子申
言二十餘條中擇妃嬪簡宮僚謹遊習三條尤爲
切務又冠以改官省劄及誥詞以溫嶠侍臣箴比
之蓋當時甚重其書也案宋史藝文志載陳謨東
宮備覽一卷然校進表及序皆稱分爲六卷則宋

史字誤矣其第二卷講讀條闕一頁宮僚條闕一
頁第六卷監國條闕一頁今無別本可校亦姑仍
其舊錄之焉

孔子集語三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薛據撰據字叔容永嘉人官至浙東常平提舉
林德賜霽山集有二薛先生文集序曰薛氏世學
蓋三百年玉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
程門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爲
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宏力毅負荷千

年念聖遠言湮爲孔子集語二十卷卽是書也此本但分二十篇僅有三卷殆舊以一篇爲一卷後人併之歟所列書凡三十餘種其凡例謂曾子大戴禮孔叢子孔子家語四全書及左氏莊子荀子列子概不採及惟見於他古書者採之然孔子世家列在正史不僻於孔叢家語且旣云不錄大戴禮記而顏叔子第十二乃又引其一條亦自亂其例至引說文黍可爲酒禾入水也一貫三爲王推一合十爲士等語并數條爲一條義不相貫尤爲

失倫他若韓非子說林下內儲說上內儲說下外儲說左上外儲說右下難一難三諸篇可採者幾二十條而此書所引僅三條若淮南子主術訓繆稱訓齊俗訓道應訓人閒訓泰族訓諸篇所可採者不下十餘條而此所引者亦僅三條則其餘挂漏可以概知又文翔鳳雲夢藥溪談摘其五酉一條引搜神記而諱其所出又譌五酉爲五曾則駁雜舛錯亦所不免特所錄尙多秦漢古書殘篇斷句或可藉此以僅存故考古者亦不能廢焉

朱子讀書法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洪齊熙同編洪字伯大熙字充甫皆鄱陽人
事蹟無可考據洪自序咸淳中分教四明熙適客
遊浙東遂相與商榷是書而刻諸鄞泮其書本朱
子門人輔廣所輯巴川度正嘗屬遂甯于和之校
刊鄱陽王氏復廣為後編洪與熙又因而補訂之
以輔氏原本為上卷而以所續增者列為下卷皆
以文集語類排比綴緝分門隸屬雖摭拾鈔撮稗
販舊文不足以言著述而條分縷析綱目井然於

朱子一家之學亦可云覃思研究矣元時版已不
存至順中江南行臺御史趙之維重鏤於集慶路
學故永樂大典全帙收入原編卷次已不可考今
酌其篇帙釐為四卷俾講新安之學者有所考證
焉

家山圖書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永樂大典題為朱子所作今考書
中引用諸說有文公家禮且有朱子之稱則非朱
子手定明矣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家山圖書晦菴

私淑弟子之文案弟子二字刊本誤倒其文今改正蓋逸書也李晦顯翁得之於劉世常平父劉得之於魯齋許文正公其書以易中庸古大學古小學參列於圖而於修身之旨歸綱領條分極詳此本惜不多覲宜刊布之以廣其傳云云曾家所藏舊本久已不傳世無刊本書遂散失惟永樂大典尚備載其原文然首列小學本旨圖中多曲禮內則少儀之事與會所謂以易中庸古大學小學參列於圖者體例稍異意是書諸儒相傳互有增損行世者非一本歟

然要其旨歸則一也其書先圖後說根據禮經依類標題詞義明顯自入學以至成人序次冠昏喪祭賓禮樂射御書數諸儀節至詳且備而負劔辟咎以及鄉飲五御諸圖尤足補聶崇義所未及蓋朱子小學一書詳於義理而此則詳於名物度數之間二書相輔而行本末互資內外兼貫均於蒙養之學深有所裨有不容以偏廢者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二

番禺潘壽彭初校
南海潘繼李覆校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二

子部 儒家類一

五十七

大寒四時全書卷之二十二

<p>寒者熱之也</p>	<p>熱者寒之也</p>	<p>虛者補之也</p>	<p>實者瀉之也</p>	<p>陰虛者補之也</p>	<p>陽虛者補之也</p>	<p>陰實者瀉之也</p>	<p>陽實者瀉之也</p>
--------------	--------------	--------------	--------------	---------------	---------------	---------------	---------------

五十一